

文化東方

周刊

62期

2013年4月29日 星期一

聯繫電話：25905558
深圳聯絡方式：86-755-83518896
郵箱：HKCDWH@126.COM

今日導讀

T2 佛法活法
淨慧長老的生活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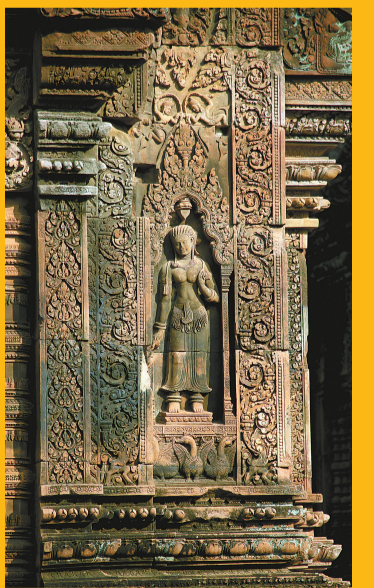
T3 國學英華
納蘭性德與沈宛

T4 藝聞典藏
2013 拍場趨回暖



T5 史學鉤沉
隋煬帝真陵出土

T6 游牧現實
吳哥藝術巡禮



T7 養生之道
中醫急救法防疫

T8 雅致生活
美食專欄

自信，重建信仰。我是想以昆曲為載體試試看這種古老的藝術是否能復興成功。每個民族和國家都需要一種精緻的文化。」

「復興」苦旅 剛啓程

2004年4月29日，白先勇攜他和「昆曲義工團隊」打磨三年而成的青春版《牡丹亭》從台北掀起了昆曲的「強勢回歸」。在那之後，廳堂版、實景園林版的《牡丹亭》競相上演，品鑒昆曲儼然成爲一種文化時尚。

江蘇省蘇州昆劇院院長蔡少華告訴本報記者：「青春版《牡丹亭》已在海內外巡迴超過200場，直接進場觀眾48萬人次，通過其他媒介觀看欣賞超1億人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牡丹亭》的青年觀眾比例達75%，劇組到過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南開大學、同濟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踏遍了中國三十幾個城市，將昆曲受眾的年齡



2001年，昆曲成爲「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2004年，白先勇雲集兩岸三地的一幫文化精英從台灣起步，以一齣美輪美奐的《牡丹亭》掀起一輪昆曲熱。2013年的今天，他還在爲昆曲的傳承四處奔走。面對已屆耄耋之年的白先勇，許多人開始擔心，沒有了他這個「引擎」，「昆曲復興」的步伐將很難如此矚目。

香港商報記者 杜潔茵

「白牡丹」綻放的春天

4月12日，白先勇赴北京參加北京大學昆曲傳承計劃第二個五年計劃（2014-2018）的啓動儀式；4月18日，赴香港中文大學發表演講，主題是昆曲的傳承與創新。4月29日至5月1日，他領銜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登陸武漢劇院。

上述活動有兩個關鍵詞，一個是昆曲，一個是白先勇。兩個要素合在一起傳遞的信息是，白先勇的生活與昆曲密切相關，他很忙。

再借昆曲一縷魂

如果時光往前回放十年，人們會發現，作爲文學家的白先勇總是儘量避開公眾的視線，很少接受媒體採訪。他曾說過：「寫作的人，用作品說話就可以了。」然而，作爲「昆曲義工」的白先勇，卻是一個曝光率極高的公眾人物——過去10年的時間裏，他幾乎沒有一天脫離過昆曲，他不怕人們厭煩他這張臉，不斷接受採訪，不斷前往各大高校講課，就是希望人們聽到他的聲音，去接觸昆曲的美。

白先勇對昆曲之情，大概正應了《牡丹亭》裏的一個「癡」字。他第一次看梅蘭芳艱于振飛表演的《遊園驚夢》是在1945年；1989年，老牌文學刊物《收穫》復刊，他受邀發表短篇小說《遊園驚夢》，並把小說改編成同名舞台劇。那時，他已經對「復興」昆曲「起心動念」了。2001年，昆曲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白先勇以爲「連聯合國都知道昆曲的價值了，一定會有人出來做點事情，但一直等不到」，於是才開始邁出了他由「文學家」向「昆曲義工」的「人生轉型」，那一年，他65歲。

在今年4月18日赴香港中文大學進行主題演講時，白先勇告訴香港商報記者：「我年輕時接受的是西式教育、醉心於現代主義，可隨著年齡的增長，反倒慢慢回歸於中國的傳統文化。經歷過「歐風美雨」洗禮後的回歸，讓我對中國的文化有了一種新的看法，有了自信。像昆曲這樣有六百多年歷史、在美學上具有很高價值的藝術，在中國有很多，然而它們走向衰落並非它們自身的原因，而是我們中國人摒棄了自己的經典。外國人都驚異於昆曲的美，而中國人卻茫茫然。所以我們要真正建立文化

昆曲傳承只恨青春換不回？

責任編輯：黃蓉瑾 宋君



白先勇在香港中文大學進行昆曲的傳承與創新的主題演講。

誰還昆曲一個妖紫嫣紅？

白先勇定義的青春版《牡丹亭》，更像是一場文化復興運動，目標直指培養年輕演員和年輕觀眾。因爲他，被世人淡忘已久的昆曲再度成爲焦點。然而，在許多場合，他多次說道：「我真是做了個開頭，做不動了，太累了，我覺得傳承中國文化需要更多的人來做，做出很多的優秀節目，讓傳統藝術傳承下去。」

許多人開始擔心，沒有了白先勇這個「引擎」，「昆曲復興」的步伐很難如此矚目。內地知名作家章詒和就曾表示：「昆曲再度興盛是因爲白先勇的個人魅力，他死了，戲肯定也會死。」是危言聳聽嗎？或許不是。

火爆上座率難解資金窘境

青春版《牡丹亭》被奉爲中國戲劇演出史上的奇跡，可是火爆的上座率並沒有改變它資金窘困的事實。問題出在投入太慷慨。

國家一級演員呂福海說：「白先生對舞台和道具要求很嚴苛。小到一把折扇，從折扇的扇骨、用紙和紙面的字畫，都是他精挑細選的。再比如《驚夢》那段，有花神出來打斷了杜麗娘的夢境，許多昆曲版本都是用丑角或者隨便一個宮女拿著塑膠花就出場了，而白先勇設計出數十衣帶飄逸綴著鮮花的少女花神，配合舞蹈，詮釋出杜麗娘夢中的春光滿園，從唱腔、動作到服裝，非完美不敢拿出去演。因此，《牡丹亭》呈現給世人的就是一個「美」字。表演之美、音樂之美、舞台之美、服裝之美。」

然而，慷慨的投入沒有帶來等量的收入。「200多場青春版《牡丹亭》，有3/5是在校園和社會上的普及演出；剩下的2/5，大部分也都是國際展演；只有爲數不多的是商業演出。這齣戲前後直接投入超過5000萬元。我募集了近3000萬元。想排演更多優秀劇目，錢是一個大問題。」白先勇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後告訴本報記者，「如果一張票收800元，學生就看不起了。我做昆曲推廣不爲別的，只爲保證這門藝術的傳承。昆曲不是一種商品。」

爲此，他過去幾年一直在到處募款，還欠下了許多人情債。靠著他的號召力，包括書法家董陽孜、書畫家奚淞，以及古琴家李祥霆在內地兩岸三地的文化精英紛紛加盟「昆曲義工隊」。

「董陽孜的幾個字在台灣要賣幾十萬新台幣，他爲《玉簪記》寫了幾百個字，完全是義務勞動。服裝設計王董是台灣金馬獎評委會主席，他免費爲我們設計了兩百多套服裝。中央音樂學院的教授李祥霆將一把千年古琴搬到現場爲我們演奏。」白先勇說，「我要先聲明這絕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其實我後面有一群昆曲義工大軍，他們都挺有文化使命感。我們經常研討，怎麼讓昆曲在21世紀的舞台上重放光芒。」

戲曲推廣不能只有白先勇

客觀而言，青春版《牡丹亭》已經是最火爆的昆曲劇目了，憑藉著天時地利人和等因素，它的復興步伐尚且如此舉步維艱，其他的昆曲劇目和瀕危戲劇的生存處境更是可想而知。

對於昆曲存亡續絕的工作，白先勇寄希望於政府的投入。他說：「政府撥款或者成立專項基金，是昆曲傳承的長久之計。到英國和美國的演出，都是有人資助才能去的，但我想這個事情應該政府來做。」

那麼，政府會成爲昆曲復興的活力之源嗎？這讓人想到了50年前來到過的那個昆曲的短暫春天——1959年，周恩來總理觀看了昆曲《十五貫》並就昆曲的傳承兩次發表講話。一時間，《十五貫》的劇評鋪天蓋地，幾大城市的劇場全部上演昆曲。這番盛景讓已瀕臨滅絕的昆曲一度透出了春天來臨的氣息，但很快又夭折於惡劣的政治氛圍中。

如今昆曲的環境當然較50年前有了極大的變化。但政府在傳統文化傳承中已發揮的、能發揮的作用仍令人質疑。以北京大學的五年「昆曲傳承計劃」爲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主贊助方是可口可樂公司，日前啓動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由美國FCCH基金會接棒贊助。青春版《牡丹亭》能連續數年低價甚至免費進入中國幾十所高校進行巡迴，也主要得益於香港何鴻毅家族基金的支持。一些文化評論人士忍不住說，這個現象「極其荒誕」。

錢也不是萬能的。去年6月在北京舉行的第六屆中國昆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公布的研究結果是，目前內地7個專業院團在職演員加在一起能保質演出的傳統昆劇折子戲不過200餘齣，近半個世紀傳丟了500齣傳統劇目；自2001年成爲「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來，流向昆曲的資金確實越來越充裕了，每個劇團都在申請大戲項目，但大部分演出劇目雷同，一些戲只是得了個獎，觀眾不愛看、演員也不想演，於是慢慢銷聲匿跡。2013年4月6日，浙江昆劇團面向全國招收第六代「代字輩」昆劇傳承人50名，距離該團上次招收「萬字輩」學員已時隔17年，但最終報名人數僅爲總招生名額的2倍左右；即使這50人未來能培養成才，業界也時刻在擔憂他們當中有人無法抵擋社會的誘惑而轉行。

蘇州大學著名昆曲學者周秦對本報記者表示，「昆曲復興」的現狀是：從瀕死狀態活了過來，活得比十年前略好一點，而要更好地活下去，依然充滿艱辛。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集合了天時地利人和等諸多因素，很難再得到複製。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白先勇甘願成爲「昆曲義工」都是中國的文化之幸，即使那同時也是中國的文學之失。在說了許多次「太累了」、「做不動」之後，他依然儒雅地站在高校的講台上，像面對小學生一樣，爲中國戲曲文化裏最好的、最精粹表達寫意藝術的劇種「還魂」，這個場景讓人無法不憂傷。



昆曲名家汪世瑜正在手把手教演員俞玖林扮演《牡丹亭》男主角柳夢梅。



青春版《牡丹亭》外景劇照